

92

HUNAN
WENSHI

湖南文史

40
1990/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
40
辑

湖南文史

周谷城题

湖南文史杂志社

湖南文史 HUNAN WENSHI 第40辑

编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编/田伏隆

副主编/丁江 高原

责任编辑/朴永子

出版/湖南文史杂志社(长沙市迎宾路15号)

发行/湖南文史杂志社发行部

印刷/湖南省政协机关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长广准字第0152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7 字数 168,000

版次/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长沙第1次印刷

国内统一刊号/CN43—1175

定价/2.50元

- 顾 问 李炎巨 吴立民
李 鳌 林增平
刘晴波
- 主 编 田伏隆
- 副 主 编 丁 江 高 原
- 责任编辑 朴永子

湖南文史

19490

目 录

(总第40辑)

·毛泽东与民主人士·

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与周世钊的交往…………… 陈明新 (1)

- | | |
|---------------|--------------|
| 一、周世钊先生简介 | 十一、草台班子的戏也要唱 |
| 二、建国后第一次见面 | 十二、平调风要不得 |
| 三、消费可以促进生产 | 十三、照顾老人 |
| 四、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 十四、后门风有两三尺宽 |
| 五、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 | 十五、蒋介石还要听我调遣 |
| 六、夜间工作的习惯能否改变 | 十六、到延安等地参观学习 |
| 七、当领袖很不自由 | 十七、光是有际的 |
| 八、思想问题是打不通的 | 十八、他们是要我站岗 |
| 九、我是有职无权 | 十九、周总理对毛主席最忠 |
| 十、游泳能锻炼人的意志 | 二十、两边都是革命群众 |

·烽火忆往·

第十八军第十一师湘阴受降记…………… 杨伯涛 (47)

最后一战——无条件投降——第十八军第十一师湘阴受降
——集结湘阴的日军概况——受降仪式——解除日军武装实
施概况——胜利完成受降任务——美军联络官参加受降——
咸宁遣俘

回忆军事委员会战干团女生大队…………… 顾群英 (62)

在战干团女生大队军训和学习的经过——在新生活运动总会

妇女指导委员会妇干班受训和实习

· 湘 籍 文 化 名 人 ·

忆欧阳敏讷…………… 刘乐扬 (69)

女教育家书法家周昭怡传略…………… 王 俞 (78)

宦宦世家 书香门第——敦品力学 名列前茅——校园新秀

“颜公”书徒——侧身天地 锋芒初露——桃李园丁 民主校

长——赤子丹心 疾风劲草——书苑女杰 为霞满天

情交戏艺 缘结须生…………… 刘春泉 口述 (91)

——我的艺术生涯五十年

一、生为流浪女 他乡作故乡

二、迫于生活 严父无奈授艺 不谙世事 幼女痴心学戏

三、走村串巷百般苦 登台卖艺六岁红

四、酸甜苦辣 尝尽苦中苦 生旦净丑艺出百家师

五、湘赣往复少安宁 舞台上下多是非

六、旧艺人得见天日 为艺术为真理衣带渐宽 万死不悔

新社会虽遭波折 对别人对自己坦诚作人 此生无愧

七、要生存要发展冀湘剧老树吐花 不泥古不守旧求唱腔旧调翻新

八、惜取夕阳无限好 何须惆怅近黄昏

· 三 湘 人 物 ·

长沙影珠山下三怪人…………… 朱茂怡 (111)

一、李承干——二、杨宣诚——三、郭之奇

包凯传略·····	熊志翔(123)
邹永成事略·····	焦传爱(128)

· 回 顾 湖 南 解 放 ·

参加湖南和平起义活动忆略·····	欧阳敏纳(130)
-------------------	-----------

程颂公义举——李默庵倒戈——鹤鸣公赴港——黎明前流亡

我参加合作小组与和平起义前后·····	苏琢如(139)
---------------------	----------

杨光耀湘西起义记·····	汤健民(147)
---------------	----------

胡风璋“投降”的前前后后·····	黄由亮 何大鹏(155)
-------------------	--------------

· 金 融 史 话 ·

湖南省银行始末·····	陈 纪口述(158)
--------------	------------

省银行成立前的湖南金融概况——成立初期的省银行(1928

—1935)——抗战时期省银行的悲惨遭遇——“护行保产”

——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体制——日益完善的人事制度

· 中 统 军 统 史 料 ·

军统特务被译密码的人和事·····	陈 达(166)
-------------------	----------

我的特务生涯·····	刘峻德 口述(171)
-------------	-------------

· 我是怎样进入特务组织的——赢得蒋介石的青睐——隐藏在
心底的不满情绪——彼岸向我慢慢靠近——终于冲出了漩涡

· 往 事 钩 沉 ·

- 回忆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扶 屏 口 述(180)
入狱——囚徒——斗争——出狱

· 建 国 后 史 料 ·

- 零陵大火前前后后……………陈雁谷(194)
匪徒活动——坚决镇压——重振家园
财会人才的摇篮……………龚业隆(203)
——记湖南中山财经专科学校

· 社 会 生 活 ·

- 晃县“同善社”的来龙去脉……………张朝玉(209)

订正 · 补充 · 质疑

- 对文士员的《近代中国新化邹氏地学与武昌亚新地学
社》的订正与补充……………邹兴晖(212)
对曾伯贤的《我所知道的克强学院》的订正……………唐继春(215)

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与周世钊的交往

陈 明 新*

我于1958年10月至1976年4月，任周世钊同志的秘书共18年。“文化大革命”以后，1969年4月河西第九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结束时，军宣队和工宣队原先决定派我到韶山陈列馆工作。后来他们知道我和周世钊的关系后，将我改派到省革委生产指挥组政工组工作。省革委生产指挥组政工组的领导明确向我交代：只要周世钊同志工作需要你，你就陪他去，只要讲一声，不必办什么请假手续。他们又对我说，你名义上在生产指挥组政工组工作，但你实际上仍然是周世钊同志的秘书。1973年4月，组织上把我从省革委生产指挥组政工组调往省革委政工组统战组，我又名副其实是周世钊的秘书了。在这18年的时间里，对于毛主席和周世钊之间的交往有些了解，现就我记忆所及，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

毛主席和周世钊相识于1913年春天，他们两人都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的学生。在第一师范他们同班读书五年半。他们两人既是同班同学，又是同在一个寝室睡觉。1918年夏从第一师范毕业后，他们两人又在长沙市修业小学共过事。因而他们之间关系密切，感情也好。建国后周世钊到北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他会议到京时，不论工作怎么繁忙，毛主席总要设法抽时间约他见面叙议一次。每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快要闭幕时，周世钊就给毛主席去信。一般是去信后三四天，毛主席就来电话约他去见面。因此周世钊给毛主席去信以后，每天上午8时至下午6时，什么会议我都不去参加，我就在房内等候中央办公厅的来电。可是1962年周世钊从北京前门饭店624号房间给毛主席发出信已有一个星期，中央办公厅还没有来电话。周世钊责怪我是外出失职没

* 陈明新曾任周世钊秘书多年，现任湖南省政协办公厅老干办主任。

有守候电话，没有接到中央办公厅约他去见毛主席的电话。我怎么向他反映情况，他也不肯信，他总是对我发脾气。后来闭会时，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三千多人集中在中南海怀仁堂照像。快要照像了，毛主席对工作人员说，请大家等一下，我要约个朋友先谈谈话。他们两人在一间房里坐下后，毛主席对周世钊说：惇元兄，你从前门饭店寄给我的信我收到了。这几天因为我工作很忙，没有单独请你到舍下见面，很抱歉。今天我们两人就在这里谈谈，然后我们一起去照像。他们两人谈完话照完像后，周世钊对我说，老陈啊，毛主席给你平反了。不是你外出失职没有接到中央办公厅约我去见毛主席的电话，而是毛主席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约我到他家见面，所以中央办公厅没来过电话。我错怪你了，很对不起，请你原谅。现在我就毛主席和周世钊之间交往中的有关诸情况，分二十个问题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周世钊先生简介

周世钊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和著名的教育家，字惇元，号东园。1897年农历二月初十，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区东湖塘麻山石子冲一个农民的家庭里，1976年4月20日在长沙逝世。1913年春，周世钊被宁乡县选送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入预科第一班。1914年春天，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周世钊成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入第八班，他与毛泽东同编在一个班上。周世钊和毛泽东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两人同在一个班上读书，同在一间寝室睡觉，在第一师范学校度过了五个春秋。周世钊在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曾任学校文学部部长，首批参加“新民学会”。他政治上倾向进步，同情革命运动。青年时期的周世钊热爱教育，立志从事教育事业，期望“教育成名”，主张“教育救国”，用“教育改造社会”。1918年从第一师范毕业后，他曾在长沙市修业小学教书。1921年秋，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学习教育和文学。他在南京东南大学毕业后返湘后，长期在长沙从事教育工作。开始在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教书，继任《南岳日报》主编，并兼任当时省立高级中学和初级中学的国文教师。长沙“马日事变”以后，他离开《南岳日报》，先后在长沙明德中学、省立二中、长

郡中学、周南女子中学、第一师范学校、长沙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师。“七·七”事变以后，他至湖南蓝田，在周南女子中学教课，并任教务主任。1946年1月，随周南女子中学迁回长沙。先后在周南女子中学、明德中学、妙高峰中学、第一师范学校任教。

建国以后，周世钊历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代理校长、校长、名誉校长、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湖南省文教委员会委员、长沙市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省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副省长、中国民主同盟湖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二、建国后第一次见面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胜利，湖南的和平解放，全国大部地方的军事占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产生……对于这些捷报的传来，周世钊表示由衷的高兴。他从内心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搞好学校教育工作，为新中国培养更多更好的、又红又专的各种各样有用的人材。他欢呼，他高兴。他发电报给毛主席表示祝贺。他曾于1949年9月28日写了一封长信寄给毛主席。毛主席于1949年10月15日复信给周世钊说：惇元学长兄，迭接电示，又得9月28日长书，勤勤恳恳，如见故人。延安曾接大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城南学社诸友来电亦已收到，请兄转告他们，感谢他们的好意。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但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陈泽同先生的意见书已收阅，当交此间工业机关研究，请兄为我代致谢意。他的工作问题请告他直接向湖南当局要求解决，不要等候我的

答复。谨此奉复。敬颂 教祺 毛泽东。

1950年9月，毛主席请他的亲戚张森洪同志顺返湘省亲之便，嘱她便道约王季范和周世钊赴京参加国庆观礼。但在这时，王季范已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先期入京。因而张森洪于9月28日只偕周世钊乘车北上。

周世钊说：我到北京后，张森洪把我安排住在西柳井惠中饭店。10月1日上午9时，我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了1950年的国庆观礼。10月5日下午，在中南海毛主席家的客厅里，我见到了多年未见的毛主席。这是毛主席和我解放后的第一次见面。我和他握手寒暄之后，毛主席问我来北京会见了哪些人？我向毛主席汇报来京后看望了徐特老、谢觉老、熊瑾老、王季老。毛主席即嘱他的秘书电话约他们几位老人到家来叙谈。并对我说，他们还有来，我们到外边走一走何如？随即准备了两辆汽车。一辆是毛主席坐的，一辆是警卫人员坐的。我和毛主席同坐在一辆车上。汽车开到景山公园，毛主席和我刚下车步行约二十步，警卫人员走到毛主席面前对毛主席说，今天园里游人太多，不便久留，请主席上车。毛主席一面上车，一面说今天游不成了，回去吧！在回途的车上，我问毛主席，您是什么时候胖起来的？毛主席说在长沙常常东跑西跑，在江西和长征时期，常常骑马打仗，活动多，胖不起来。在延安十多年，坐窑洞，写文章，骑马打仗的机会不多了，我就慢慢地胖起来了。我又问毛主席，我看到您对一些熟人的信件，都是亲自动笔答复，为什么不叫秘书代劳呢？毛主席说，秘书不了解那些人的情况，不知怎样下笔，必须经过我详细告诉他，他才能写，不如我自己提笔写几句还省事得多。我和毛主席回到中南海，已经是傍晚的时间了。几位老人都已到齐，同进晚餐后，我们就在毛主席家的客厅里谈话。见到毛主席以后，我的住处作了变动，由惠中饭店搬到北京饭店和王季老同住隔壁。10月7日，毛主席在参加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纪念招待会后，来到我的住房，王季老也由隔壁房来见毛主席。我和王季老向毛主席表示，像我们这种对革命没有贡献的人，住在这样高级的招待所，实在感到惭愧和不安。毛主席说，你们过去搞了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就算是有益的贡献嘛！毛主席问我们两人，你们过去参加什么民主党派吗？王季老回答说，没有。我说我对民主党派不感兴趣，我不

愿加入。毛主席说，现在全国解放不久，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和农村发展党员采取慎重的态度，吸收党员比较少，你们最好先参加一个民主党派。民主同盟是知识分子的组织，你们参加民盟好了。我们问毛主席，现在全国大陆已经解放了，台湾什么时候才能解决？毛主席说，台湾也会要解决的，但要时间。因为解放台湾必须要有海军，没有海军是不行的。等我们的海军强盛起来以后，台湾问题终究是要解决的。祖国会统一，台湾要解放，这是我们的决心，请你们放心好了。但是台湾问题到底在那一天、在什么时候会解决，现在很难说死（“文化大革命”以后，1972年10月，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王季范和周世钊时，王季范老人对解决台湾问题极为关心，他又问毛主席说，主席，台湾问题您还不下决心解决，您要拖到什么对候啊？毛主席说，会要解决的，但还要等一下。王季范老人又问毛主席说，还要等好久？毛主席说，还要等两年）。老实说全国解放得这样快，这是我们所预想不到的事。当我们的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已经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要渡江南进的时候，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摆出了一种和平的架势，他搞求和缓兵之计，企图保存他的反革命的残余势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当时我们革命队伍中的有些好心人和一些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害怕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抱同情态度。他们劝我们接受南京政府的和平要求。他们说国民党反动派是穷寇，按孙子兵法，穷寇勿近。他们说如果革命再继续前进，就会引起美国的干涉。这时斯大林同志也劝我们划江为界，南北分治。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听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因为如果我这样做了，第一是对不起我们现在的人民，第二是对不起死了的皇帝秦始皇。所以除于1948年12月我为新华社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外，我还写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诗，以鼓励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猛追穷寇，彻底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湖南是和平解放的，程潜的湖南和平起义，湖南问题的和平解决，对于两广，对于整个大西南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在这一点上，程潜公的和平起义是有功的啊！所以程潜到北京时，我是亲自到北京车站去接他啊！为了照顾他部下有关人员的生活困难，除了给程潜公本人工资外，我还亲自批准每月再给他特别办公费5000万元（当时五千万就是现在的五千元）。陈明仁和程潜一样，对湖南的和平解放也是有贡献的人。

员之一。陈明仁这位将军很会打仗，很能打仗。他守四平我们就有打得开啊！问题是他的枪口对错了，他不该把枪口对向人民。现在他把枪口调过头来，他现在不是把枪口对向人民，而是把枪口对准了国民党反动派，这就对了。他要求仍然带兵打仗，好嘛！我们就给他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五军的军长，请他守南大门，这不很好吗！

王季范和周世钊商定，向毛主席提出到东北参观的请求，毛主席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并对他们说，你们从张家口、大同、太原、石家庄、保定回到北京。这样兜一个圈子多看些地方。你们这次走的地方，还不太安静，我可以派几个警卫人员同去。周世钊说，我们这些穿绿长褂子的教书匠，要什么警卫呢？毛主席说，你们从北京饭店出发，别人怎么会知道你们是穿绿长褂子的呢！非派警卫跟随不行。

周世钊从东北参观返回北京之后不久，就返回了长沙。回长沙时，毛主席送了周世钊狐皮大衣一件，中山服一套，内衣内裤各一件，皮鞋一双，袜子一双，床上被盖一套，脸盆一个。

三、消费可以促进生产

1950年9月，周世钊到华北参观之前，毛主席和他谈到华北一些地区人民生活的改善情况时说，华北地区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面，华北很多地区人民生活很苦，常常是缺衣少食的，‘榆叶半年粮’已成为惯例。现在解放才两三年，农民分了田地，绝大多数的人已经过着饱食暖衣的生活了。一些农家妇女，过去终年不用肥皂，现在要买肥皂了；过去洗脸不用毛巾，现在她们要买毛巾了；过去她们只在水缸里照照自己的容颜，现在她们要买背面嵌有梅兰芳戏装照片的镜子了。有一些农村干部批评她们是吃不得饱饭，刚刚翻了身，就这样浪费。这些干部的看法实在是错误的。用肥皂、毛巾和镜子，可说是农民起码的生活要求，怎么算浪费呢？并且她们这样做，还可以刺激生产嘛！同样分了田地，勤劳耕种的人家就有余银剩米去买自己想买的东西。耕种不力的人家，是想买也没有办法。对比起来，不是可以刺激生产的积极性吗？有人主张禁止一些地方的跳舞场，我看不必那样的性急。一些有钱的阔人，要他们去做公益的事，他们每每是一毫不拔。让他们到跳舞场去跳出

几个钱米供大家使用，不也是一件好事吗？天津市有一个呢织厂的厂长来北京开会，他不肯穿自己厂里的呢料衣服，临时新制做了一身布衣，以示朴素。我看这是虚伪的作法，也是大可不必的作法。我认为当着大家生活还困难的时候，你一个人特殊阔绰奢侈，那是错误的，甚至是罪过；但是，当着大家生活已经富裕，你个人特别装穷，过分俭薄，也未尝不是错误的行为。

毛主席的这些话是五十年代初期说的，但对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我认为仍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四、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1951年7月，周世钊到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学院开学后不久在7月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毛主席约周世钊和蒋竹如（蒋也是毛主席的同班老同学）到中南海。他们两人到了毛主席家里，毛主席询问了学院的教学情况之后，谈到了自学的重要性。毛主席并介绍了他十九岁时在湖南图书馆学习的经验。毛主席说，那是1912年，我从湖南公立高级中学自动退学后，寄居在湘乡驻省中学学生宿舍，我每天到二里之外的湖南图书馆去看书。中午为了节省时间，不回宿舍，买两个烧饼吃了就算解决午餐问题。我在图书馆从早到晚，没有什么休息。下雨下雪的日子，也照样前往，从未间断过。当时我是十九岁。十九岁的青年，应该说是读了很多书，但我那时读的书不多。我在图书馆借了一些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穆勒名学》、《原富》、《法意》、《社会通论》以及西洋历史和小说等，我觉得每读一书，都有新的收获，得到新的启发，越读越觉得不肯放弃，因此我就忘了疲倦和饥饿。一天只有中午吃烧饼的时间，是唯一的休息时间。因此，半年的时间不算长，而我在知识上的收获却不小。

毛主席说，但是，我最大的收获还不在这里。我在湖南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大地图。看了世界大地图以后，我才知道世界原来有这么大。在这以前，世界究竟有多大，我是不太明确的。当时，我认为我们湘潭县不算小，湖南省就更大，全中国古称天下，更是大得不得了。那天，我在世界大地图上一看，看见我们中国只占世界的一部分，小了，湖南

就更小了，我们湘潭县和韶山冲更是没有影子了。世界真大呀！当时我想，世界既大，人就会很多。每一个人都要生活，既要过物质生活，还要过文化生活。据我看，一般人的生活应该是过得幸福的，但在我们韶山、湘潭和长沙，我所看到的广大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缺衣少食，挨冻挨饿，目不识丁，做一世文盲，还常常被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勒索催逼，被卖被杀戮。为什么广大人民的生活过得这样痛苦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只是由于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缘故。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肯定是要改变的。总有一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会变成合理的社会制度，广大人民痛苦的生活会变成幸福的生活。因此，我感到我们青年的责任极其重大，青年人的前途极其广阔。因为要改变社会制度就要革命，革命就要靠青年。我想到这里，当时就下了这样的决心：我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所以，这回我在湖南图书馆的半年，是我读书历史上值得纪念的半年。

五、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

周世钊说，我是个教书先生，解放前在长沙教了几十年的书。解放后共产党安排我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这是党对我的信任。为了提高我的政治觉悟，为了使我的工作搞得更好，1951年秋天，党把我和湖南几个办教育的同志调去北京学习。在我们的学习期间，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毛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他的住所的一个会客厅里，接见了我们湖南几个在北京学习的老朋友。我们大家把准备要向毛主席陈述的话讲完之后，又向他汇报了湖南过去一位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女同志，因为身体瘦弱，疾病纠缠，目前参加工作和学习都有很多困难，闷守在家里。她自己感到处在新时代，不能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怀着掉队、落后的苦闷时，毛主席对她表示十分惋惜，并且对我们说，这是因为她不注意体育运动的结果。你们几个人都是干教育工作的人。你们应该把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你们必须记住，一个有志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必须注意锻炼身体，使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才能担负起艰巨复杂的革命工作。不锻炼身体的人，就不能干好革命。你们不是读过《红楼梦》这部书吗？《红楼梦》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贾宝玉。

一个是林黛玉。依我看来，这两个人都不高明，都不能革命。贾宝玉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料理，饮食起居要别人照顾，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这种全不肯劳动的公子哥儿，他无论如何是不能革命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好哭脸，她体弱、多病，她只好住在潇湘馆里去吐血、闹肺病，她又怎么能革命呢？说到这里，毛主席用手指着他院子里的树木和花草对我们说，你们看，院中的花草原来长得很好，因为昨夜下了一场大雨，花草遭受了几个钟头的风吹雨打，就差不多全部凋零了。但是，院中的树木却不怕风雨的侵袭，依然是枝强叶壮，苍翠可爱。在我们今天的新社会里，我们能需要像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的青年吗？我们不要。我们今天需要的青年应该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有坚强革命意志的青年。我们今天的青年学生应该是既有文化、又会劳动，既会动脑，又会用手，既能文、又能武的全面发展的新人。我希望我们的青年学生，男的就不要学贾宝玉，女的就不要学林黛玉。我希望我们的青年学生，都要学树木的坚强，不要学花草的脆弱。你们在座的几位，都是办教育的人，我希望你们要特别注意，你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男学生培养成为贾宝玉，把我们的女学生培养成为林黛玉。我们不要这样的青年。

六、夜间工作的习惯能否改变

1950年10月上旬的一天。毛主席约王季范和周世钊到他家中座客，吃过晚饭在客厅里谈话时，周世钊说，主席，您晚上通夜工作的习惯是不是对身体有妨害，是不是考虑可以改变？毛主席说，我这种生活和工作习惯养成已久了。不是我喜欢晚睡，也不是我爱夜间工作，是形势所驱，事实所迫，不得不如此的。我们在延安的时候，抗日战争正在华北各地开展，那时战场很多，各个战场上汇报请示的电报都在晚上到达延安总部。这些电报有要求指示的、有要求供给物资的。当时我们物质条件差，接了这些电报后，我们不能把它搁置到第二天，必须即刻研究回答。对于这些电报的回答，有的要找人商量，有的要开会讨论研究，等开会讨论研究的结果出来以后，我们又要将开会商讨的结果电报回答。这些工作任务完成以后，常常就已经到了天亮了。久而久之，我们